



## 文艺评论的“三失”要不得

属于文艺评论的时代似乎真的来了！放眼望去，无论是文艺报刊等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平台，每天的信息都在海量更新，铺天盖地的长评短论让人目不暇接。各级文艺评论家协会因地制宜，基地建设、项目推进、评奖活动、研讨会等活动此起彼伏。专业文艺评论家、独立评论人以及业余评论爱好者等，唇枪舌剑争夺斗艳，呈现出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然而，深入其里不难发现，当下的文艺评论存在着“三失”问题。

一为“失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艺评论未能及时有效、义正词严地对文艺作品及不良现象等发声；二是文艺评论的话语脱离大众语言，沦为精致的话语游戏。相较于媒体派批评家队伍的相对自由和绝对及时，学院派批评家往往受制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不得不在教学科研KPI之外兼职评论。尽管他们不辞劳苦，但具备“鲸鱼般吞吐量”的评论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浅尝辄止，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更重要的是，面对某些不良现象，那些不懂文艺的网络暴民常常掌握话语的主动权，而学院派的批评家在面对真假难辨、是非混淆的网络暴力时，要么不屑、要么不愿、要么不敢直言。他们不屑与网民摆事实、讲道理，不愿为作家挺身而出，更不敢批评和纠正错误言论，选择明哲保身，结果导致几乎完全失声。这种局面最终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愈演愈烈。此外，那种堆砌经典、冗长繁复却缺少情感温度的评论，仿佛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能指游戏，与公众语言世界隔绝，将读者拒之千里。文艺评论的失语现象，最终将导致批评良知和批评精神的沦丧，进而引发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功能的缺失，最终造成文艺生态的失衡与畸形发展。

二为“失身”，即文艺评论和批评家丧失了自身应有的存在身份与独立品格，沦为文艺创作的附庸，成为各种利益的帮凶。长期以来，在普通大众或是某些评论家的观念中，似乎只有文艺创作才被视为正餐，只有作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等艺术家才被奉为主角，而文艺评论则被视为餐后甜点。为了让某部作品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殊荣，艺术家、出品方乃至地方政府，早已结成攻守同盟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所期待的，并非批评家的锐见，而是表扬家的溢美之词；不是对作品一针见血地剖析，而是不遗余力地赞扬。对创作和利益的依附与迎合，意味着批评家自我独立身份的丧失；而独立身份的丧失，则意味着独立精神的消失。“失身”的文艺评论或批评家，自然无法辩证深入地揭示作品的长短优劣，无法从艺术价值的角度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品，自然也难以赢得作者和读者的尊重，最终导致批评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逐渐衰微。

三为“失心”，即文艺评论放弃了对作品核心价值的批判，沦为“空心的稻草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艺之心，即文艺创作的用心所在。换言之，文艺批评应当紧扣文艺的核心价值——艺术家的独特发现和独特体验，善于以自己的语言诠释这一核心价值，进而使文艺在整个文化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艺应当是直指人心的文艺。不同文艺作品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艺术家对人心的发现和体验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评论文章一定是批评家对艺术家独特发现和独特体验的再发现和再体验。同时，评论必须揭示艺术家才能的本质，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批评常识。然而，当下的文艺评论常常“顾左右而言

他”，一句“政治正确”便能“一白遮百丑”，一句“故事精彩”便可以掩盖思想的贫瘠、形象的平面和形式的粗糙。究其原因，主要是批评家既缺乏对自我内心的深刻正视，也缺少对艺术家内心的细腻观察。由于对文艺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他们只能依赖言不由衷、言不及物的各种“理论”和“话术”来敷衍成篇。这样的文章写多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批评的空心化和无效化。

文艺评论不能“失语”“失身”“失心”，要想走出这样的误区或困境，就必须坚持为文艺发声，为自身代言，为文艺立心。明镜高悬，可以正衣冠、照得失；良药苦口，可以治疾病、调身心。批评即亮剑，批评即创作，批评即用心。批评家决不能成为艺术家的依附者、不良风气的沉默者、花言巧语的制造者，而要努力成为精品创作的引导者、审美风尚的引领者、人民大众的对话者。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独立身份，发扬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批评精神，要敢于光明正大地为正义发声，积极有效地介入文艺生产的全过程。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化难为易，深入浅出，与创作者（表演者）、读者（观众）形成彼此关注、相互促进、心心相印的对话关系。

最后，还想强调的是，从更高的标准来看，批评应当升华为理论的批评，理论亦应转化为批评的理论。文艺评论不应仅仅停留在评论文艺、阐释作品的层面，而更应迈向理论建构的深远境界。“理论指导评论，多体现为阐释的功能，而理论功能的更大意义和价值，则在于通过理论的关照使评论家作出新发现，从而建构新的理论”。唯有如此，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代言、为文艺发声、为文艺立心，最终成为时代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

据光明网



## 扎堆混战的暑期档如何突围



Time for  
MOVIE

前些天，71岁的喜剧大师陈佩斯发布个人视频向观众诚挚道歉——阔别大银幕32年后，他亲自导演、编剧并主演的电影《戏台》，从原定的7月18日延期至7月25日上映。“这一周时间在我心里同样漫长！”这位曾以《吃面条》《主角与配角》等经典作品承包几代人欢笑的老艺术家，话语中透着无奈。探究其背后原因是多部大片扎堆上映，虽让不少观众兴奋不已，也导致院线排片压力巨大，更引发了行业对市场饱和与档期管理问题的深思。

此前，姜文导演的《你行！你上！》和大鹏导演的《长安的荔枝》突然宣布提档，导致7月18日单日上映新片数量达8部，包括《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小王子》《罗小黑战记2》等，形成“八片混战”的奇观。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头部影片同时提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优质影片能为低迷市场注入强心针；但另一方面，大片密集上新带来的“内部厮杀”，对本就有些低迷的市场却是雪上加霜。“档期混战问题，早已是行业内公认的‘隐患’。”

“路演时听到观众们的夸赞和掌声，

让我既欣慰又感动。”陈佩斯坦言，得知这个周末好几部新片提前上映，《戏台》排片压力剧增，“跟我们当初的期待相去甚远”。

业界公认，市场鏖战下，中小制作影片最是左右为难。《戏台》改档虽避开了首波冲击，但新档期仍有《南京照相馆》《神奇4侠：初露锋芒》等影片同台竞技，紧接着高关注度影片《731》《无名》与《东极岛》又将登场。

“‘档期混战’本质是市场粗放增长的缩影，更是产业焦虑情绪的信号。”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艳认为，这种影片集体改档行为的背后，是电影市场票房压力的现实困境。“片方普遍认为‘档期即票房保障’。”“中小成本影片本身就面临排片费高昂、宣发资源不足等问题。”龚艳以此前《独一无二》预售垫底临时改档、最终票房反降37%为例，说明中小成本影片在“档期混战”中的被动。

事实上，这种头部垄断早就在过往的春节档中显露端倪——中国电影的档期布局呈现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春节档影片往往贡献全年最高的票房份额，而非热门档期票房连续三年下滑。

饶曙光认为，这种失衡源于更深层结构问题：“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存在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龚艳介绍，“档期混战”不仅造成行业

内部损耗，也会在无形中伤害观众体验。一方面，影片扎堆导致观众决策困难，优质内容容易被淹没在众多影片中。例如今年情人节档不少观众宁可二刷《哪吒之魔童闹海》，也不选择其他新片，显示出新片内容吸引力与排片策略的双重失效。另一方面，热门档期高票价、拥挤环境降低了观众的观影意愿，而非热门档期又因为“片荒”，使观众养成低频消费习惯，都不利于电影市场的观众养成。

破解档期困局，行业共识在于建立科学协调机制。对此，饶曙光呼吁：电影主管部门牵头，发挥行业主导作用，构建高效协商机制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面对短剧的迅猛势头，中小成本影片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行业需要通过内容升级、发行改革、行业协作等方面协同实现平稳调整、在竞争中求增长。”

龚艳认为，“分线发行”与差异化排片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中宣部电影局力推的发行放映改革，即根据影片类型及受众特征差异化匹配放映渠道，可以延长行业的生命周期，避免头部影片独霸银幕。”同时，中小成本影片需摆脱档期依赖、培育口碑韧性。此前《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影片靠深入路演和深耕质量、实现长线逆袭的成功路径——好内容，不应该被淹没在同质化混战中。

据《文汇报》

## 革命者天宝的成长故事

近日上映的电影《天宝》改编自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传记文学作品《藏族老红军天宝传》。该片以真实的历史故事、独特的民族视角和深刻的精神探索，讲述了藏族少年桑吉悦希如何一路爬雪山过草地，最后抵达延安，成长为革命者天宝的故事。

信仰形成的过程是影片的重要着墨点。少年桑吉悦希17岁时与红军相遇，使他原来的人生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目标明确，信念坚定，这都与少年桑吉悦希心中追求的崇高价值不谋而合。他在与红军的接触中，心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铺垫为桑吉悦希的信仰形成和身份蝶变提供了坚实的内生逻辑。加入红军后，桑吉悦希开启了长征之路。爬雪山、过草地的叙事段落，以细腻真实的描绘和适度的浪漫渲染，构成了影片中震撼人心的篇章。饥饿、寒冷，战友的牺牲，死亡的威胁，这些艰难险阻非但没有击垮桑吉悦希的革命意志，反而如同烈火炼金般锻造出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主创通过细致描述桑吉悦希个人的经历、思想的觉醒，让观众真切感受在特殊历史境遇中，革命理想如何在一个藏族少年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并成为支撑其不断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过程。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长里，影片还铺展出一幅跨越60余年的壮阔历史画卷。从若尔盖草原的晨曦到夹金山的暴风雪，从延安窑洞的灯火到拉萨古城的朝阳，摄影机带领观众“亲历”新中国的诞生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现场。创作者还充分调动视听元素，用一个个饱含生命温度的细节还原那段峥嵘岁月。比如，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嚼着皮鞋充饥时的咀嚼声，草鞋踏过雪地时的摩擦声，战友们分食几粒蚕豆时颤抖的指尖。这些浸透历史质感的声音和画面，不仅生动再现了时代风云，更让天宝这个藏族红军战士的精神成长史，在史诗般的叙事中绽放出动人的光芒。

影片中最为动人的一幕，莫过于革命胜利后天宝重返故乡与阿妈相见的一幕。这一刻，革命英雄天宝回归藏族少年桑吉悦希，从硝烟中凯旋的英雄战士回归为母亲的孩子。这个极具张力的场景，巧妙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初心和使命——为了让千千万万像天宝母亲这样的普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生动诠释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历史命题的深刻内涵。

《天宝》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实景拍摄，将当地的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景观风貌等元素融入其中，艺术还原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场景。电影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惯用的线性叙事框架，采用非线性的艺术手法呈现雪域青年的成长历程，既保留了革命精神的厚重感，又赋予青春叙事以现代审美张力。

据“学习强国”平台

